文章辨體

文章辨體卷之十九

海虞後學吳

表一

出師表　漢諸葛亮

東坡蘇氏云孔明二表簡而且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下事君爲悅者所能至也迂齋曰規模正大志念深遠詳味乃見吳魏二國未說有此人物有此文章否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亡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

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

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咎以章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後出師表

臣亮言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彊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

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爾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雲陽群馬玉閻芝丁立白

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蚤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陳情表

晉李密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

丁孤苦至于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
無期功彊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僮煢煢獨立形影相弔而
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
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
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
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
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
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
爲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況臣孤苦
特爲尤甚且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
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
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
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區

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

上高祖請除佛法表

唐傅奕

臣聞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偽啓三塗謬張六道恐愒愚夫詐欺庸品追懺既往之罪虛規將來之福布施一錢希萬錢之報持齋一日冀百日之糧遂使愚迷妄求福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有造為惡逆身墜刑網方乃獄中禮佛規免其罪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為害政

良可悲矣夫自羲農至於有漢皆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漢明帝始立胡神西域桑門自傳其法西晉以上國有嚴科不許中國之人輒行髡髮之事洎于符石羌胡亂華主庸臣佞政虐祚短梁武齊襄足為明鏡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剪刻繒綵裝束泥人競為厭魅迷惑萬姓請令匹配即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兵四海免蠶食之殃百姓知威福所在則妖惑之風自革淳朴之化復興矣伏望裁察

上憲宗論佛骨表　韓愈

臣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

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群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群僧

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翫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眞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爲群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

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

賀赦表

臣某言伏奉二月五日制書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蒙除罪與之更始令得自新恩浹幽明慶溢寰海臣某誠懽誠喜頓首頓首臣聞王者必於嗣位之始降非常之恩所以象德乾坤同明日月伏惟陛下文思聰明聖神睿哲發號出令雲行雨施懼刑政之或差憐鰥寡之重困知事久之滋弊慮法詆之益姦罪人悉原墜典咸舉生恩既及於四海和氣遂充於八紘臣某

誠歡誠喜頓首頓首微臣往因論事獲譴海隅旋沐朝獎待罪山郡未離貶竄之地忽逢曠蕩之恩踊躍欣歡實倍常品限以官守不獲隨例稱慶闕庭無任感恩戀闕之至

賀冊皇太后表

臣某言伏承閏正月二十七日皇太后光膺令典受冊宮闈歡心始自於內朝孝理遂形於寰海臣某誠懽誠喜頓首頓首皇太后夙賛先皇弼成至化誕生明聖纘繼鴻休華胥昔賛於軒圖文母有光於周道恭惟懿德克配前芳陛下出震承乾垂衣御極式展臣子之志以明教化之源禮命載崇華夷同慶臣待罪外郡不獲稱賀闕廷無任踊躍欣歡之至

賀慶雲表

臣某言臣所領州今月十六日申時有慶雲見於西北至暮方散臣及衆州官吏百姓無不見者五采五色光華不可徧覩非

朋非雲容狀鉅能詳述抱日增麗浮空不收既變化而無窮亦叅舒而莫定斯爲上瑞實應太平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謹按沈約宋書云慶雲五色者太平之應又據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山陵則慶雲出故黃帝因之以紀事虞舜由之而作歌又按季夏六月土王用事其日景戌亦主於土西北方者京師所在土爲國家之德祥見京師之位既徵於古又驗於今伏惟陛下德合覆載道光軒虞嗣位之初禎祥繼至昇平之符既兆仁壽之域以躋微臣往在先朝以論事得罪身居貶黜之地目覩殊常之慶抃躍欣幸實倍常情伏乞宣付史官以彰聖德所致瞻戀闕廷心魂飛馳無任欣抃踊躍之至

上仁宗謝知制誥表　　宋歐陽修

伏以王者尊居萬民之上而誠意能與下通奄有四海之大而恵澤得以徧及者得非號令誥詔發揮而已哉然其爲言也質

而不文則不足以行遠而昭聖謨麗而不典則不足以示後而為世法居是職者古難其人乃以愚臣而當此選伏惟陛下茂仁聖之資荷祖宗之業日謹一日曾未少懈而自羌戎負固邊鄙用師勤儉率先於聖躬焦勞常見於玉色雖有憂民之志而億姓未蘇雖有欲治之心而群臣未副故每進一善則未嘗不欲勸天下之能每官一賢則未始不欲盡人材之用雖以爵祿而砥礪尚須訓誡之丁寧尤假能言以諭至意可稱是者不又艱歟伏念臣雖以儒術進身本無辭藝可取徒值嚮者時文之弊偶能獨守好古之勤志欲去於雕華文反成於樸鄙本懼不適當世之用敢期自結聖主之知陛下奬之特深用之大過此臣所以懇讓三四至於辭窮而天意不回寵命難止尚慮頑然之未諭更加使者以臨門恩出非常理難屢瀆及俯而受命伏讀訓辭則有必能復古之言然後益知所責之重夙夜惶惑未

御所措伏況文字之職厠于侍從之班在於周行是爲超擢不徒排擯以爲效自當死節以報恩惟所使之期於盡瘁

進資治通鑑表

司馬光

臣先奉勅編集歷代君臣事迹又奉聖旨賜名資治通鑑今已了畢者伏念臣性識愚魯學術荒疎凡百事爲皆出人下獨於前史粗嘗盡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厭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徧況於人主日有萬機何暇周覽臣常不自揆欲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取關國家興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爲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私家力薄無由可成伏遇英宗皇帝資睿智之性敷文明之治思歷覽古事用恢張大猷爰詔下臣俾之編集臣夙昔所願一朝獲伸踊躍奉承惟懼不稱先帝仍命自選辟官屬於崇文院置局許借龍圖天章閣三館秘閣書籍賜以御府筆墨繒帛及御前錢

以供果餌以內臣為承受眷遇之榮近古莫及不幸書未進御
先帝違弃群臣陛下紹膺大統欽承先志寵以冠序錫之嘉名
每開經筵常令進讀臣雖頑愚荷兩朝知待如此其厚隕身喪
元未足報塞苟智力所及豈敢有遺會差知永興軍以衰疾不
任治劇乞就冗官陛下俯從所欲曲賜容養差判西京留司御
史臺及提舉嵩山崇福宮前後六任仍聽以書局自隨給之祿
秩不責職業臣既無他事得以研精極慮窮竭所有日力不足
繼之以夜徧閱舊史旁采小說簡牘盈積浩如淵海抉擿幽隱
校計豪釐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
百九十四卷又略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為目錄三十卷
又參群書評其同異俾歸一塗為考異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
卷自治平開局迨今始成歲月淹久其間牴牾不敢自保罪負
之重固無所逃重念臣違離闕庭十有五年雖身處于外區區

之心朝夕寤寐何嘗不在陛下左右顧以駑蹇無施而可是以專事鉛槧用酬大恩疲竭消塵少裨海岳臣今筋骸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爲旋踵遺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伏望陛下寬其妄作之誅察其願忠之意以清閒之燕時賜省覽監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捨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則臣雖委骨九泉志願永畢矣謹奉表陳進以聞

進大明律表　洪武宋景濂

臣聞天生烝民不能無欲欲動情勝詭僞日滋彊暴縱其侵陵柔懦無以自立故聖人者出因時制治設刑憲以爲之防欲使惡者知懼而善者獲寧傳所謂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群生者也譬諸禾黍必刈稂莠而後苗始茂方於白粲必去沙礫而後食可飧苟梗化敗俗之徒不有以誅

之雖堯舜不能以爲治夫自軒轅以來代有刑官而五刑之
法漸著其詳弗可復知逮魏文侯師於李悝始采諸國刑典
造法經六篇漢蕭何加以三篇通號九章曹魏劉劭又衍漢
律爲十八篇晉賈充又參魏律爲十二篇唐長孫無忌等又
取漢魏晉三家擇可行者定爲十二篇大槩皆以九章爲宗
歷代之律至於唐亦可謂集厥大成矣洪惟
皇帝陛下受
上天君師之命登
大寶位保佑臣民孳孳弗怠其訓廸群臣諄複數千言唯恐
其有犯慈愛仁厚之意每見於言外是大舜惟刑之恤之義
也矜憫愚民無知陷於罪戾法司奏讞輙惻然弗寧多所寛
宥是神禹見辜而泣之心也唯貪墨之吏承踵元弊不異自
粱中之沙礫禾黍中之稂莠乃不得已假峻法繩之是以臨御

以來屢
詔大臣更定新律至五六而弗倦者凡欲生斯民也今又特
勑刑部尚書劉惟謙重會衆律以協厥中而近代比例之繁
姦吏可資為出入者咸痛革之每一篇成輒繕書上奏揭於
西廡之壁親
御翰墨為之裁定由是仰見
陛下仁民愛物之心與虞夏帝王同一哀矜也易曰山上有火
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言獄不可不謹也書曰刑期
于無刑言辟以止辟而民自不敢犯也
陛下聖慮淵深上稽天理下揆人情成此百代之準繩實有易
書之旨行見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凡日月所照霜露所墜有
血氣者莫不上承
神化改過遷善而悉臻雍熙之治矣臣惟謙以洪武六年冬

十一月受詔明年二月書成篇目一準之於唐曰名例曰衛禁曰職制曰戶婚曰廐庫曰擅興曰賊盜曰鬬訟曰詐僞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采用已頒舊律二百八十八條續律百二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掇唐律以補遺一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分爲三十卷其間或損或益或仍其舊務合輕重之宜謹俯伏闕庭投進以聞

進元史表

伏以紀一代以爲書史法相沿於遷固考前王之成憲周家有監於夏殷蓋因已往之廢興堪作將來之法戒惟元氏之有國本朔漠以造家用兵戈以爭強并部落者十世逐水草以爲食擅雄長於一隅逮至成吉思之時大會斡難河之上始尊位號漸定教條既近取於乃蠻復遠攻於回紇渡黃河以蹴西夏踰居庸以瞰中原太宗繼之而金源爲墟世祖承

之而宋籙遂訖立經陳紀用夏變夷肆宏遠之規模成混一
之基業爰及成仁之主見稱願治之君唯祖訓之式遵思孫
謀之是遺自然以降聿號隆平豐亨豫大之言鼓倡於天曆
之世離析渙奔之禍馴致于至正之朝孽芽蠱惑於中權姦
蒙蔽於外漢網秪因於疏闊周綱遂至於陵遲風憲皆為不
捕之猫將士盡成反噬之犬由是群雄角逐九域瓜分風波
徒沸於重溟海岳竟歸於
真主中訓 欽惟
皇帝陛下奉天承運濟世安民建萬世之丕圖紹百王之正統
大明出而爝火息率土生輝迅雷鳴而衆響微鴻音斯播載
念盛衰之故即推忠厚之仁僉言實既亡而名亦隨亡獨謂
國可滅而史不當滅特詔遺逸之士欲求議論之公文詞勿
至於艱深事迹務令於明白苟善惡瞭然在目庶勸懲有益

於人此皆
天語之丁寧僉見
聖心之廣大於是命翰林學士臣宋濂待制臣王禕儒士臣汪
克寬臣胡翰臣宋禧臣陶凱臣陳基臣趙壎臣曾魯臣趙汸
臣張文海臣徐尊生臣黃篪臣傅恕臣王錡臣傅著臣謝徽
臣高啓分科修纂故上自太祖下迄寧宗靡不網羅嚴加搜
采恐玩時而愒日每繼晷以焚膏故於五六月之間成此十
三朝之史況往牒舛訛之已甚而乜書參考之無憑雖竭忠
勤難逃疎漏自元統已後則其載籍無存已遣使而旁求俟
續編而上進愧其才識之有限弗稱三長兼以紀述之未周
殊無寸補臣忝司鈞軸奉覩成書信傳信而疑傳疑僅克編
摩於歲月筆則筆而削則削敢言褒貶於春秋仰塵乙夜之
觀期作千秋之鑑所撰元史紀三十八卷志五十三卷表六

券傳六十二卷目錄二卷通計一百二十萬六千五百餘字

謹繕成百二十冊隨表上進以聞

附錄

露布

破朱泚露布　唐于公異

臣聞春司生榮秋主殺伐若終始殺伐則不能成歲功仁則順成果則滅絕若一貫邪正則不能建大中是故春秋序行則還元和而充氣毋德刑具舉則叶王道而經彝倫亂由是降兵不可去堯舜禹湯之德統元立極之君或制五兵或張九伐蓋欲攘削奸宄保乂生靈補庇凞之未洽佐聲教之不習有以然者抑寔爲何伏惟陛下溥博法於乾坤貞明侔於日月陶埏六籍表正萬邦揚高祖太宗之耿光奉肅宗代宗之丕烈自纂大前緒高居穆清率土承有截之風懷生無不遂之物邊鄙或聳干

戈爰設有征無戰許蔡條首領之誅陸梁背誕涇原生肘腋之變逆賊朱泚所以委身凶德假翮奸徒熒惑我生人僭賊我神器聚為起穢之物踵彼宮闈散作旬始之妖孛于瀍次先皇優柔河朔敷佑下人錄其率化之績優以登賢之禮恩澤汪濊集乃庭之門名位熏灼加闒茸之甄異華絳鶩將劇大和殊不知惡木生槎枿之英梟狗吠豢牢之主頃屬鑾輿順動郊圻駐蹕而泚乃嘯凶命醜阻兵安忍長戈指闕流矢射天穿高墉以鼠牙毒王師以蠆尾罪踰羿浞惡貫梟獍是以萬方憤怒九服囂騰思礪劍者投袂而興爭淬刃者不期而會賊伺間乘隙貪兇誅既緩雷霆之誅遂延晷刻之命臣是用祗承廟筭恭行天討攝衣登壇明君臣之大義禡牙釁社假神祇之幽贊以今月二十五日總領師徒直趨都邑略灞滻以揚旌瞰花園而下營土壁雲舒木柵林植養威蓄銳直殄兇渠卧鼓偃旗猶輕小利賊

初凌犯已略叏冦謂其氣竭而來歸尚敢尸居而作鬪敵若可
縱師多奚翁至二十七日會諸將於中機召勝風於大旗未鼓
而人心粗厲先庚而軍令凝嚴各懷報國之心爭淬伏讐之刄
臣知其可用遂此長驅五月二十八日寅時彭光俊等承命於
牙旗之下分麾於轅門之外將士等超乘賈勇免冑啓行夾川
陸而左旋右抽抵丘隴而浸淫布濩聲塞宇宙氣雄鐘鼓陳兵
於光泰門外盡銳於神廳倉東繚垣摧以成塵滋水淵而爲地
左廣未離於舊壘前偏已交於賊鋒若降於天如出於地賊將
姚令言張雲等志懷僄狡言尚憑陵作忠謀力則不及怙亂
賊義氣如有餘勢同飈馳衆若蟻聚橫列堅陣旁連高岡猶張
蹭蹬之鱗更舉螳螂之臂史萬頃等自相約誓又合軍聲指麾
而貔兕作威感激而風雲動色遂先登進擊深入合攻七擒連
發而星馳兩翼旁張而雲合霜刃交光而霍爍鼉鼓騰聲而隱

轔賊方士崩我乃霆擊乘其踣斃遂至於上蘭取彼鯨鯢直通於中禁段成諫賊之心脅既已生擒沈厚運賊之羽毛終制死命故其繫頸求活投戈乞降崩騰於莽蒼之間震懾於旌麾之下臣以其雖染汙俗昔是平人推赤心以如初敷王化而如一姚令言等力扞王師退而復合惡鳥將墜尚顧危巢妖狐就擒猶守舊穴自中以及酉來拒而復攻讙譟之聲山傾而河泄鼓鼙之氣霆鬭而雷馳屏翳發向敵之風回祿扇燎原之熖馬逸未止上怒未舒既自北而徂南竟輿尸而折首又使唐良臣等領馬步爲副勢均破浪攻甚決河雖其恃武庫之五兵憑宮垣之萬雉及茲剪戮纔欲乘凌會之鑄刃之銛已失藩籬之固逆賊朱泚與同惡姚令言張光晟等輕騎走出臣已遣兵馬使田子奇追躡計即誅夷臣切以此賊包藏逆詐參會凶德積氛其氣豺虎其心背先皇亭育之恩傷陛下玄默之化漢之莽卓未有

如此之大者也或者上天之意甫儆於巨唐中興之期光啓於
陛下不然何王師奮發勢無駐於建瓴醜類搶攘功有踰於折
箠猶逃密網尚返隻輪誠當盡敵之時更發追亡之騎且稽分
體未即燃臍快億兆之歡心蕩宗社之深恥即當梟戮用申刑
典今巳肅清宮禁修謁寢園鍾虡不移廟貌如故蓋宸極之所
垂象列聖之所雄都神扶業業之基天降穰穰之福不然豈免
於毀圯之患翦剥之虞者哉此皆上天降鑒睿慮旁施制其要
於事先規雄圖於轂内再造可封之俗因櫜不戰之功左武右
文銷鋒鑄鏑濟乎華胥之夢熙然樹九垓之風臣謬寄台司叨當
統帥之吉甫之文武鉄郤縠之詩書此皆諸將叶心群帥宣力
非臣庸鎖敢自矜大不勝慶快之極謹差某官奉露布以聞

嶺南道行營擒劉鋹露布　　宋潘美

嶺南道行營都部署潘美副部署尹崇珂都監朱憲等上尚書

兵部臣等伏聞飛霜激電上帝所以宣威伐罪弔民明王以之耀武我國家仰稽玄象大啓洪基將復三代之土疆永泰萬方之生聚西平巴蜀雲雷敷潤物之恩南定衡湘江漢鼓朝宗之浪惟嶺南之獷俗獨恃遠以偷安久背照臨罔遵聲教僞漢國主劉鋹性惟凶惡識本庸愚以虐害爲風化以誅戮爲政事置火床鐵刷之獄人不聊生設剉碓湯鑊之刑古未嘗有恨刀鋸之不快用鋸解以恣情繼剜割屠窮彼殘害一境籲天而無路生民何地以稱冤衆心望明如望皎日我皇帝仁深恤隱義切救焚遂發干戈拯其塗炭臣等上憑神武遥禀睿謀舉軍未及於半年乘勝連平於數郡累逢戰陣無不掃除劉鋹遠懼傾危尋遣人使初則稱臣上表具陳歸化之心後乃設詐藏姦翻作款兵之計臣與將士等仰承睿旨不敢逗留於正月二十七日巳到柵口去廣州只及一程劉鋹又頻發佐僚來往商議漸無

黨逆一面欲淹留兼於諸處收到新出僞命文榜皆是會合逆黨以拒王師至二月四日果遣其弟僞禎王保興等部領舉國軍兵併來決戰 臣等憤其翻覆認此狂迷尋結戰以交鋒復揮戈而奮擊行營將士等咸大君之撫御咸願竭忠怒逆黨之拒張爭先效命八十里搶旗競進數萬人殺戮無遺尋又分布師徒徑收賊壘其劉鋹知城隍之必陷將府庫以自焚烈焰連天更甚昆岡之火投戈散地甘從涿野之誅劉鋹則尋即生擒廣州則當時平定其在州官吏僧道軍人百姓等乍除苛虐咸遂生全無不感帝力以沾衿望皇都而稽首此蓋天威遠被宸筭遐敷平七十年不道之邦救百萬戶倒懸之命殊方既乂長承日月之廻光濡祚無疆永荷乾坤之隆祐其劉鋹并僞署判六軍十二衛禎王劉保興太師潘崇徹內太師龔澄樞列聖宮使六親觀軍容使內太師李托內門使驃騎大將軍內侍中薛崇譽

等明助劉鋹旅拒王師既就生擒合同俘獻　臣等幸陪戎事倍樂聖功無任抃歡呼之至謹奉露布以聞

文章辨體卷之十九

文章辨體卷之二十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論諫

○諫征犬戎 國語 祭公謀父

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示之以好惡鄉方也以文修之文禮法也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不窋棄之子而自竄于戎翟之間堯封棄于邰至不窋失官去夏而遷於邠邠西接戎北近翟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序修其典訓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奕亦前人也至于武王

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
惡於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
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
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
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日祭祭於祖考謂上食也近漢亦然）月祀（月祀於曾高）時享（時享於二
祧）歲貢（歲貢於壇墠）終王（終謂世終也朝嗣王及即位而來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
修意（意志意也謂邦甸之內有違闕不供日祭者先修意以自責畿內近知王意也）有不祀則修言（言號
令也）有不享則修文（文典法也）有不貢則修名（名謂尊卑職貢之名號）有不王則
修德（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序成謂上五者次序也已成而有不
至則有刑誅）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讓譴責也）告不王
（謂以文誥告曉之地遠者卑服也）於是乎有刑罰之辟（刑不祭也）有攻伐之兵有征
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
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

士（翀上犬戎一君）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
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敗也）乎吾聞夫犬戎樹
惇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
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諫監謗　召公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
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
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
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
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
瞍（無眸子者）賦矇（有眸子不見者）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
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
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

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諫導利

芮良夫

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為卿士諸侯

不享王流于彘

諫不籍千畝

虢文公

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厖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爲大官古者太史順時覛（脈同 視也）土陽癉（丁佐切 厚也）憤（積也）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於天廟土乃脈發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祓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于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王即齋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齋三日王乃淳（沃也）濯（溉也）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籍后

稷監之膳夫農正陳籍禮大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音鉢班三之班次也王一墢公三墢卿九大夫二十七庶人終于千畝其后稷省功太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大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瞽帥音官以省風土廩于籍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于農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師七之大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徇耨穫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修其疆畔日服其鎛不解于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

諫立戲　　仲山父

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樊仲山父諫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爲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傚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魯侯歸而卒及魯人殺懿公而立伯御三十二年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而不睦

○諫以狄伐鄭　左傳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

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爲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爲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

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爲患王又弗聽

○言陳必亡　　單襄公

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心星也朝覿矣道茀不可行也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蓺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于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

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偫而畚梮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于司里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覿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國有郊牧疆有寓望藪有圃草囿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縣耜野無奧草不奪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序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為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理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饔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各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

以班加一等益虔至于王使則皆官正涖事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侯殺于夏氏九年楚子入陳

右周諸臣論諫之辭

諫寵州吁　石碏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以賦

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

諫觀魚　臧僖伯

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

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
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
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
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
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知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諫納郜鼎　臧哀伯

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太宰故
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弒殤公召莊
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郜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
宋公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非禮也臧哀伯諫
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照臨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
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
也袞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

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照臨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太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諫晉侯　　屠蒯

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樂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

也又飲外嬖嬖妝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

論梁丘據　晏子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

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論晉侯疾　子產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懷胎也]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

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晉侯聞子

産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

○論祀爰居　展禽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爲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愼制祀以爲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爲社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鯀鄣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鯀之功契爲司徒而民輯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寛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穀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

去民之穢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圉太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為民質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為仁且知矣夫仁者講功而知者處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為三筴

論成子不敬　劉康公

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

規申公　左史倚相

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亹子亹不出左史謗之舉伯以告子亹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左史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儆子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於是不給而何暇得見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

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褻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及其沒也謂之叡聖武公子實不叡聖於倚相何害周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昃不皇暇食惠于小民唯政之恭文王猶不敢驕今子老楚國而欲自安也以禦數者王將何為若常如此楚其難哉子亹懼曰老之過也乃驟見左史

對趙簡子問禮　子太叔

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

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之爲六畜五牲三儀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

賀韓宣子憂貧　叔向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其官不備其宗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于諸侯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於難及桓子驕泰奢侈貪欲無藝略則行志假貸居賄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而修武之德可以免於難而離桓之罪以亡于楚夫郤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于國其身尸於朝其宗滅于絳不然夫八郤五大夫三卿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為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

賀趙簡子　壯馳茲

趙簡子問於壯馳茲曰東方之士孰爲愈壯馳茲拜曰敢賀簡子曰未應吾問何賀對曰臣聞之國家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爲不足其亡也若有餘今主任晉國之政而問及小人又求賢人吾是以賀

論智氏之室　士茁

知伯爲室美士茁夕焉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曰何懼對曰志有之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栢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知氏亡

論不朽　叔孫豹

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

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絶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右春秋諸賢論說之辭

論養民致賢　　　蕭何

初諸侯約先入關破秦者王其地沛公先定秦項羽後至曰蜀漢亦關中也乃立沛公爲漢王三分關中地王秦降將以距漢王怒欲謀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蕭何諫之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漢王曰何爲乃死何曰今衆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爲語曰天漢其稱甚美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王曰善

論項羽弑逆　　　三老董公

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今項羽放殺之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論興復　鄧禹

光武初為大司馬至河北鄧禹杖策追及光武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欲仕乎禹曰不願也曰即如是何欲為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因留宿禹進說曰今山東未安赤眉靑犢之屬動以萬數更始既是常才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崛起志在財帛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也歷觀往古聖人之興天時人事而已今以天時觀

之更始既立而災變方興以人事觀之帝王大業非凡夫所任
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蕃輔之功恐無所成立況公素
有盛德大功天下嚮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莫如延攬英雄務
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

論復漢室　諸葛亮

昭烈初爲左將軍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
務識時務者在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爲誰曰諸葛孔
明龐士元也徐庶亦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曰
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將軍宜枉駕顧之凡三
往乃見因屛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
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
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
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

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卹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乎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論化民　魏徵

唐太宗初即位曰今承大亂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也封德彝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魏徵書

生未識時務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如何耳昔黃帝征蚩尤顓頊誅九黎湯放桀武王伐紂皆身致太平豈非承大亂之後邪若謂漸致澆訛則今日當悉爲鬼魅矣上從徵言元年關中飢米斗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民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大稔流散咸歸米斗三錢終歲斷死刑二十九人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上曰此魏徵勸行仁義之效惜不令封德彝見之

諫廢立　李泌

德宗欲廢太子立舒王召宰相李泌告之泌曰陛下惟一子柰何一旦欲廢之而立姪得無失計乎上勃然怒曰誰語卿舒王爲姪者曰大曆初陛下語臣今日得數子臣請其故陛下言昭靖德宗諸子主上令吾子之今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上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臣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

陛下而曲從陛下悔之必尤臣云吾獨任汝為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而子臣老矣不足惜若寃殺臣子使臣以姪為嗣未知得歆其祀乎因嗚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使朕如何而可對曰此大事願審圖之臣始謂陛下聖德當使海外蠻夷皆戴如父母豈謂自有子而疑之至此乎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陛下記昔建寧何故而誅上曰建寧叔實寃肅宗性急譖之者深耳泌曰臣昔以建寧之故固辭官爵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為陛下相又覩茲事臣在彭原承恩無比竟不敢言建寧之寃及臨辭乃言之肅宗亦悔而泣先帝自建寧之死常懷危懼臣亦為誦黃臺瓜辭以防讒構之端上曰朕固知之意色稍解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昔承乾屢常監國託附者眾東宮甲士甚多與宰相侯君集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長孫無忌與朝臣數十人鞫之事狀顯白然

後集百官議之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爲慈父使太子
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陛下旣知肅宗性急建寧爲冤
臣不勝慶幸願陛下從容三日究其端緒必知太子之無它矣
若果有迹當召大臣知義理者二十人與臣鞫其左右必有實
狀願如貞觀之法并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
猶陛下孫也至於開元之末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內
冤憤此乃百代所當戒又可法乎且太子常居少陽院在寢殿
之側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有異謀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
手書如晉愍懷衷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況但以妻母有罪爲
累乎幸陛下語臣臣敢以家族保太子嚮使楊素許敬宗李林
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豫
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爲家臣今獨任宰相四海
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況坐視太子冤横而不言臣罪大矣

上曰為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而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陛下還宮當自審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閒一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闌干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

論姦邪

德宗嘗從容與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泌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獨不覺此杞之所以為姦邪也儻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炎擠顏真卿死地激李懷光使叛賴陛下聖明竄逐之天亦悔禍不然亂何由弭上曰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

天此商之所以亡也上曰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對曰杞言無不從豈忠臣乎夫言而莫予違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

論節用

司馬光

宋神宗熙寧中執政以河朔災傷國用不足乞今歲親郊兩府不賜金帛司馬光言兩府所賜以匹兩計止二萬未足以救災宜自文臣兩省武臣宗室刺史以上皆減半光與學士王珪王安石同對光言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兩府辭賜安石曰常袞辭賜饌時議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今急務光曰袞辭祿猶賢於持祿固位者國用不足眞急務安石曰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以盡民財民窮爲盜非國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

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桑洪羊欺漢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不明爾至其末年盜賊蠭起幾至於亂若武帝不悔禍昭帝不變法則漢幾亡王珪進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司馬光言是也然所費無幾恐傷國體王安石言亦是上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

論守祖宗法

司馬光邇英殿進讀至蕭何曹參事光曰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光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漢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漢始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後呂惠卿進講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

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百年不變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前日光言非是其意以諷朝廷且譏臣爲條例司官爾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何名爲變若四孟月朔屬民讀法爲時變月變耶諸侯有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平國用中典是爲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三司使掌天下財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

右漢唐宋諸臣論諫之辭